



李嘉娜 著



英美诗歌论稿

Anglo-American Poetry:A Perspective

The kitchen patio in snowy
moonlight. That
snowsilence, that
abandon to stillness,
The sawhorse, the concrete
washtub, snowblue. The washline
bowed under its snowfur!
Moon has silenced
the crickets, the summer frogs
hold their breath.
Summer night, summer night, standing
one-legged, a crane
in the snowmarsh, staring
at snowmo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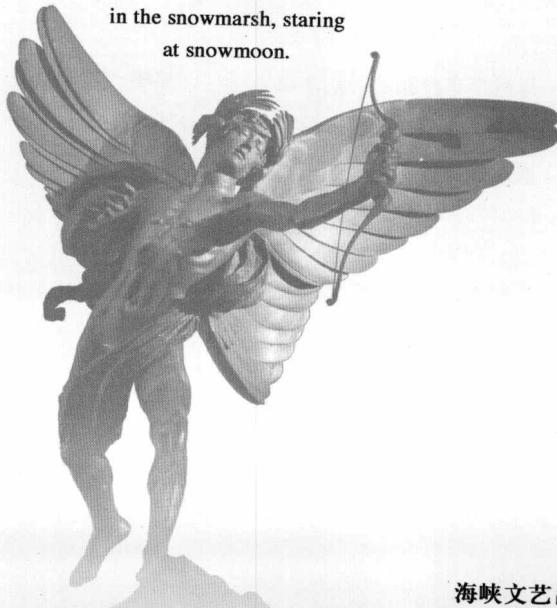
李嘉娜 著



英美诗歌论稿

Anglo-American Poetry:A Perspective

The kitchen patio in snowy
moonlight. That
snowsilence, that
abandon to stillness,
The sawhorse, the concrete
washtub, snowblue. The washline
bowed under its snowfur!
Moon has silenced
the crickets, the summer frogs
hold their breath.
Summer night, summer night, standing
one-legged, a crane
in the snowmarsh, staring
at snowmo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美诗歌论稿/李嘉娜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 11
ISBN 7-80719-137-6

I. 英… II. 李… III. ①诗歌—文学研究—英国②诗歌—文学研究—美国 IV. ①I561.072 ②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1184 号

英美诗歌论稿

作者：李嘉娜

责任编辑：林 滨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建新华印刷厂 邮编：350011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10 千字

印张：8.375

版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19-137-6/I · 092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引　　言

研究英美文学，不可避免必须对西方文论有所梳理。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所谓的英美文学，虽然是国别文学，但它的参考坐标和理论背景始终是西方整体文化、文论与文学的发展。西方文艺理论与西方国别文学之间的联系是千头万绪的，本书虽是关于英美诗歌，却选择介绍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及其关于诗歌的思想。海德格尔思想是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西人从存在主义中学会换个角度看西方文明，对形而上学思想作出现代阐释。不管海德格尔能有多大的说服力，但不可否认他为20世纪以来高度工业化和商品化的人类社会吹来了阵阵原始山林的新鲜气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诗学的思想照亮了欧洲思想界，影响了人们对诗歌功能、诗（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指戏剧和史诗）与真理、世界和生活的关系等的认识，并导致人们对诗歌结构认识的不断深化，共同形成了西方诗歌认识论的历史轨迹。总之，诗歌与广义的诗学一道，经过了摹仿说、实用说、表现说最后到了客观说，对诗歌结构的认识也就从外部走进了内部。

本书对英美诗歌和诗人分别做出了个人化的理解和评价。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提出了具有革新意义的浪漫主义诗歌纲领，他的历史地位和盖世功劳不可磨灭。但作为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我个人觉得他还算

不上是天才诗人，也即他的才能与他的声名有一定的距离，华兹华斯的诗歌显露了诗人情感与诗意的某种裂痕。济慈属于浪漫主义诗人行列，他的诗里却回响着沉重的现实主义哀叹声，使得他的风格有别于英国其他浪漫主义诗人。同时，我认为，拜伦在文学史上的真正意义可能更多得益于他对欧洲传统文化和文明的历史冲击，“拜伦式的英雄”比拜伦的诗歌艺术更加深入人心。除此之外，这里还探讨了三位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普拉斯和莱维托夫，分别通过她们的个性气质、情感因素和创作风格等等对女性诗人的创作进行探讨。

我们研究西方文学现象，或许必须站在一个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立足点上。事实上也只能这样，为此我选择跨文化作为研究西方诗歌的参考坐标，一方面可以从不同视角切入，所看到的景观将不同于本族语言的研究者；另一方面站在本位制高点上可以弘扬和光大祖国文化，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祖国文化博大精深，我对她始终怀着曾经沧海的一份虔诚心情，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艺理论典籍固然必不可少，我也非常喜欢并广泛涉猎，然而西方的所有理论似乎更像近景中的画面，而中国古代文化却像一幅浑然一体的远景图。历史也已经证明：现代西方一次次思想革新不仅无憾于东方文化，反而更加彰显东方文化的神秘和意味深长。我认为东西方文化应该互为观照。

目 录

引言 (1)

上编 本质与结构论

海德格尔及其诗歌本质论 (3)
英诗结构的历史阐释 (22)
诗人情感与诗意的化合 (38)
英美诗歌中的“反讽” (57)
中西诗歌之异质 (80)

中编 创作个案研究

拜伦现象的文化意义 (115)
论济慈的《夜莺颂》 (125)
狄金森的个性气质与诗歌创作 (135)
普拉斯的黑色艺术 (144)
莱维托夫“有机形式”诗论 (159)

下编 跨文化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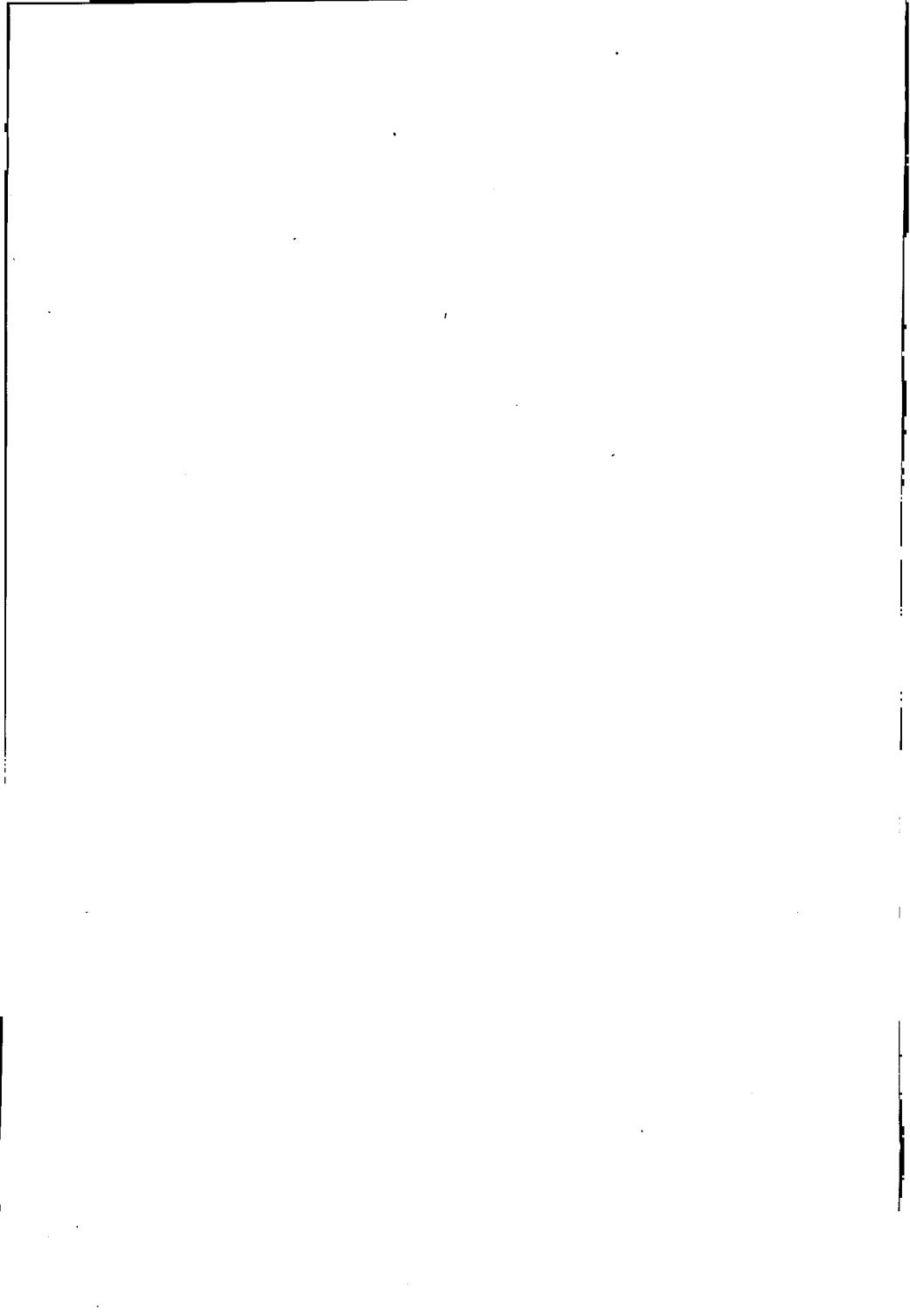
狄金森与冰心 (181)
米蕾的《第 43 首》与闻一多的《死水》 (197)

威廉斯与艾青	(206)
两辆“手推车”	(224)
《诗品》视野下的济慈诗歌	(232)
附录：跨文化交际的心理定位	(247)
后记	(263)

上 编

本质与结构论

本章主要围绕着诗的本质和结构进行探讨。首先介绍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海德格尔关于诗歌本质的思想与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不同。海德格尔认为，诗人是在“倾听存在”，我们通过诗人依稀听见上帝或自然存在的声音。自从有了诗，人类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走进诗的本质和结构。它们铺就了我们今天对诗歌的认识进程，但诗的本质和结构或许很难用理性语言去命名和分析之，能够分析且能自圆其说的技巧自是批评家的本领，但它们离诗之为诗是接近了还是疏远了呢？或许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们所言中的大多是形而上学者的存在，诗歌的本质在哪里？本章希望通过介绍海德格尔思想以及对中外诗歌异质进行探讨等方法对诗之本质和结构进行一番探幽。



海德格尔及其诗歌本质论

关于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文论的杰出代表。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在大学期间先学神学，后转入哲学。曾任教于弗莱堡大学和马堡大学，参加过胡塞尔主持的研究班。1922—1926年，在任副教授期间，讲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人的著作，并把他们的问题转变为关于存在的问题。1927年，海德格尔为晋升教授职称，发表未完手稿《存在与时间》。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1928年，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接替胡塞尔，任弗莱堡哲学讲座教授。1933年德国纳粹运动横行，他参加了纳粹党，并于1933年4月至1934年2月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尽管时间只有10个月，因为与纳粹的这段牵连，海德格尔战后受审，一度失去教职，1951年得以恢复，1957年他退休，以后一直在黑森林地区过起了半隐居生活，从事著述工作。海德格尔主要著作有《存在与时间》（1926年）、《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年）、《真理的本质》（1943年）、《林中路》（1953年）、《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走向语言之途》（1959年）、《技术与转向》（1962年）等等。《海德格尔全

集》现已出版 65 卷，尚未编完。

今年是海德格尔逝世 30 周年。30 年来，他的著作被译成五十余种文字，影响了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乃至建筑学等诸多领域，他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仅在日本就有七个译本。一些术语甚至成了日常语言的词汇，并给许多人带来了思想的启迪与灵感。在中国，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有人译介他的作品，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人们对他的兴趣一直持续不衰。海德格尔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尽管他因在“二战”期间参加过纳粹党并在 1933 年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而受到人们的指责；尽管他在战后对纳粹的所作所为长期保持沉默而广受批评；尽管他的著作晦涩难懂并且数量惊人（他的全集可以出一百多卷，在哲学史上只有莱布尼兹能与他媲美），但是这些似乎没有妨碍人们对其思想的热情，这是因为海德格尔以独特的语言道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痛苦的真相，以其独一无二的思辨方式洞悉了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症结及其终结，以无限虔敬的态度阐述、倾听和守护着天地间神圣的思想，以其特有的审美眼光去观照人类的生活以及人类所生活的世界。

海德格尔的思想博大精深，以其对存在的独特追问，开始了自己的思想道路。关注存在的存在问题始终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中心问题。存在主义从本质上说不太像一种理论，更像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面向存在，“面向事情本身”。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从广义上说，“家”即本源之原始境域，把一切追问到家，“面向事情本身”就是回溯到本源处，回归家园。从一般的理论上讲，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主旨在于克服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式的认识论思路，试图回溯到主客不分的本源境域。一般而言，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思维，它从

各式各样存在的名词中抽象出一种概念，并把这种抽象概念当作事物的本质来认识，这种科学思维方式认为这个抽象的过程是越来越摆脱主观性走向客观的过程，而海德格尔却认为它依然始终还在主观的范围之内。因此，胡塞尔、海德格尔试图走另一条相反的路——不是间接地进行高度抽象，而是直接逼向存在本身，回溯到真正本源。“不是通过抽象超越主客之间的界限，而是通过向下回溯，回溯到主客未分的原始境域。”^①

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真理

海德格尔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重提存在问题。

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超越。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形而上学为西方哲学所有，乃出自西方哲学的科学情结，体现的是西方文化的高度抽象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本体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形而上学最初的本意是研究存在，而海德格尔却挖掘出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根源，并在刨根问底的过程中，完成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和超越。他认为，由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支配着全部的西方哲学史。“贯穿全部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变化着的形式保持其决定性，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这个形而上学传统以其对存在问题特有的领悟，决定着西方思想的基本走向，决定着西方人对人、对物、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它“以给出理由的表象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因为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于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

^① 张志伟：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本原、原因、原理)。根据是这样的东西，由于它，存在者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才成为在其生成、消亡和持存中所是的某种可知、可处理、可制作的东西。作为根据，存在把存在者带向其实际在场。根据显示自身为在场性”。^① 对于存在主义哲学来说，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历史只是存在者的历史，而不是存在的历史，更不是人的存在的历史，因此对于人的追问已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任务。

海德格尔的根本问题是关于存在问题的探讨，但它的存在既不是存在者，也不是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存在自身，“如此理解的存在就是虚无，但不是‘存在与虚无’，而是‘存在即虚无’的悖论才是把握海德格尔的关键”。^② 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如果说理性自身是光明的话，那么在它的周围则弥漫着无穷的黑暗，这个黑暗是理性从来没有看到也是不可能看到的。所谓的存在，也就是那个先于理性的存在刚好就是这个黑暗之域，在此，理性遇到了自身的边界。而作为现代思想本性的非理性主义正是由此而生的，它的非理性之非在于：一方面为理性寻找一个更本原的开端，即存在；另一方面也为存在获得一个比理性更为本原的把握方式，即经验。由此，所谓非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更本原的东西，它先于理性，并使理性成为可能。存在之所以是非理性的，是因为它并不保持自身的同一，而是在无限的差异中生成，于是存在自身便是悖论，即它是 A 又是非 A，这是理性一定要清除的，这个悖论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矛盾的一面，它作为理性自

^① 吴国盛：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9期

^② 彭富春：海德格尔与现代西方哲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9月

身的发展会在自身的逻辑发展过程中以辩证法的形态自身扬弃掉。^①这样随着所谓理性智慧的死亡意味着人不复有什么理性规定，人便不知道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这也就是说，人没有了家园，无家可归便成为现代人的规定。这种无规定的规定因此在根本上贯穿了现代人的思想，于是思想依然存在，但是它却不再是哲学。与此同时，与哲学的消亡一起，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和美学也不复存在，它们只是还原为人的存在中的问题，因为本原性的伦理关涉到人的居住，而本原性的美也正是存在自身的显示而已。

因此，现代思想从根本上是这样一种复调的变奏：它一方面是对于人无家可归的哀叹；另一方面是对归乡之途的憧憬。

海德格尔正是通过对西方历史上业已牢固形成的理性、哲学和形而上学思想发出了他独特的拷问和置疑，开始建构他的存在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不同西方历史上所有已建立起来的美学原则。接下来海德格尔要做的是探究什么是真理的问题。海德格尔在经过种种有关真理的传统概念、原始现象的分析和探究后，用存在主义的方式提出了他对真理的著名命题：“真理的本性即本性的真理。”^②在海德格尔看来，以往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都倾向于从认识的主体出发来界定真理。亚里士多德从真理同认识与实体的符合关系上来看待真理，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作为真的命题（判断）乃是认知与实体的符合。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真理是思想适合于事物。康德认为，关于真与假只存在于关于被思维的对象的判断里，也即真理在认识与对象的一致中成立，这

^① 彭富春：海德格尔与现代西方哲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9月

^② 海德格尔：《路标》，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01页

对象既与认识相关，又不同于其他对象，否则，即使认识与其他无关的对象适应有效，但此认识仍然虚假。黑格尔则把真理看成是对事物之所以为此事物的理念的揭示。在海德格尔看来，把真理规定为“符合”既十分普遍，但又非常空洞。针对真理而言，问题在于知与物之间具有这种关系吗？如何看待这种关系？海德格尔认为仅仅把这个关系整体设定为真理的前提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去追问这个关系整体的存在关联，并为这种符合关系奠定存在论基础。在基于认识论的思想中，真基于观念上判断的符合，在认识活动中，当认识证明自己为真时，是自我证明保证了认识的真理性，命题所指的东西，即存在者本身。对此，海德格尔说：“所以，在进行证明的时候，认识始终同存在者本身相关。”“海德格尔的重大主张是，真理并不主要是处于理智之中，恰恰相反，事实上理智的真理是更为基本意义上的真理所派生出来的。”^①

海德格尔力图表明，真理根本就没有认识与对象之间相符合的结构。他把在世现象作为真理的原始现象的基础，从存在论上对真理现象展开深入的研究。海德格尔认为，在最原始的意义上，真理乃是此在的展开状态——这里的真理相关于此在的展开，而不真则关联于此在的遮蔽。在海德格尔那里，无蔽即为真理。真理基于基础存在论，真理是存在的真理，它既是此在的敞开，又是物（存在者）的敞开，更是存在的敞开。这种源始的真理的本性就是敞开所有这一切，从而切近惟一的真理之为真理的东西。因此，海德格尔说：“真理的本性问题的答案在下面这句话中：真理的本性即本性的真理。”本性的真理是存在之无蔽状

^① 张贤根：《存在·真理·语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09—110页

态，它使符合论真理成为可能。由此，在真理问题上，海德格尔实现了由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换，这是真理的一种回归，存在主义哲学由此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

从黑格尔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哲学家宣称哲学终结。海德格尔的独特性也在于他对哲学终结的理解和说法。在他的理解和说法中最令人惊异的是，他说哲学的终结主要表现在现代技术的支配性上，“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为什么说现代技术表现了形而上学的极端和完成形态呢？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不是什么机械设备之类的技术性的东西。首先，它像历史上一切传统技术一样是作为真理的开启方式而发挥作用的：技术不单纯是工具和手段，而是展现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去蔽方式，是对物的塑造。其次，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区别在于，它对物和存在者的展现不是一种对“物性”的“带出”，而是“挑衅”意义上的“强使”；它不是保护着物之物性的完整性，即海德格尔所谓“天地人神”的四重性，而是一种单向线性的“预置”，使物不再是物，而成了“持存物”；由于这种单向线性的运作，使得现代技术成了单一的去蔽方式，而遮蔽排除了其他的去蔽方式，结果现代技术的本质运作以“座架”的方式进行，即以一种无从逃避、遮天盖地的方式规定着现代存在的显现方式。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存在的命运，也是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个极端形态。

这里，海德格尔特别强调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物的展现，世界的构造。什么样的工具被运用，就意味着什么样的世界被呈现出来。任何手段被纳入技术，只是因为该手段的运

用适合于技术已经开辟的世界。“对我们的祖父母而言，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建筑尖顶，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斗篷，依然有着无穷的意味，是无限亲密的。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这样的容器，他们在其中发现已有人驻留，并且可以往里添加人的东西。现在有了从美国闯入的空洞无关痛痒的东西，假冒的东西，是生命的赝品……一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一个美国的苹果或葡萄树，与我们祖先的希望和思想所寄托的房子、水果和葡萄都毫无共同之处。”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一个差异在于，现代技术以“预置”的方式展示物、构造世界，使得“物”都成了“持存物”。正是这种“预置”的去蔽方式将表面看起来是“改造世界”的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区别开来。现代水利设施之所以与传统的手工水罐不同，因为后者汇集天地人神，而前者向现代农业“预置”；莱茵河上的拦河电站之所以与古老的索桥不同，也是因为后者汇集天地人神，而前者向着现代电力工业“预置”。“预置”就是为着单纯的目的、留取单纯的功能、指向单纯的存在者的某种关系网络，它原则上不考虑丰富而复杂的物之物性的葆有。预置使本质先行。为了解释这一点，海德格尔不无俏皮地说，由于拦河大坝向着电力工业体系预置，而莱茵河流向着水流压差的提供者预置，所以，与其说拦河大坝建在莱茵河上还不如说莱茵河建在水电站上。^①

海德格尔认为，随着技术化时代的到来，人越来越生活在“非本真状态”，即失去了人的个性，人被技术、工业等逼向非人，人变成了异化了。如工厂的三班倒，为了使机器和生产持续不断，人就得服从非人的安排；再如发展工业、军事，而使自然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但这些东西的运转并不能把人带入

^① 吴国盛：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9期